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三十一

宋 倪思 編

游俠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

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  
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  
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

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留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  
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  
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  
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  
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  
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李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  
文罔然其私義廣繫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  
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  
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

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  
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  
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  
為游俠雖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  
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  
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挐而游談者以  
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

矣及至漢興禁網疏濶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而吳漢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  
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  
雖其陷于刑僻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也故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  
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



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於未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戚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魯朱家者魯人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贓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飲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完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已死而後雒陽有劇孟

史文連下劇孟漢書朱家傳止此下別起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陳周庸，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

薛況陝韓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溫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藉友報仇藏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及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本發於睚眦如故云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雖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執與人飲使之嚙。醢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葬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

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事乃陰屬請尉史曰是人吾所急重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迺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迺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毋用庸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

居其間乃迺聽之解為人短小執恭敬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廷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子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

高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  
飲酒出未嘗有騎已邑人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  
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籍少公翁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  
關籍少公翁已出解解轉傳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  
處吏逐之跡至籍少公翁少公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  
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毋罪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不知此罪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使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然閩中長安樊仲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翁中太原鹵魯公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陳君孺雖為俠而遠巡恂

倘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  
景東道趙他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而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班馬異同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三十二

宋 倪思 編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  
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皆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佞幸  
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時則有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姦佞媚貴幸與上卧起  
公卿皆因閔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鶩貝帶傅脂  
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中  
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談北宮伯子北宮伯子  
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  
技能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  
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  
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周仁昭

帝時駙馬都尉秬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薦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絮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

氏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間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達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說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帝上喾嗽吮之文帝上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

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若太子太子入問病疾文帝上  
使太子喈喈癰太子喈喈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  
為帝喈上喈吮之太子心慙由此繇是怨心恨通矣及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  
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之鄧通家  
尚負責數巨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  
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  
死人家趙設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



然皆不比鄧通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  
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  
孫嬭宦者則李延年

韓嬭者字王孫弓高侯續當之孽孫也今上武帝為膠  
東王時嬭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嬭嬭善  
騎射善佞聰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而嬭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擬於鄧通始時嬭常  
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上入獵上林中天

子車駕蹕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太后由繇此噉銜媽媽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媽遂死而媽弟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維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世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  
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列外  
戚傳而召貴延年善歌為變新變聲而是時上方興天  
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歌弦之延年輒  
善承意弦歌次所造初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  
邑王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  
二千石印綬號協聲律而與上卧起甚其貴愛幸埒如

韓媽也久之延年弟季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上遂禽誅延年昆兄弟宗族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氏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貴愛幸然頗用材亦以功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閔鄧

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  
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驟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  
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美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  
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  
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  
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班馬異同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三十三

宋 倪思 編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  
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

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  
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  
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  
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諛俗被服飲食奉

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  
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功通魚鹽則人物  
歸之鱣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  
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倍臣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于無故君  
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

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  
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  
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  
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  
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  
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  
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置網不布于埜澤  
鷹隼未擊增弋不施于谿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剝蘖澤不伐夭鰈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  
阜庶物猶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  
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

膳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  
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  
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塋朝夕從事不見異物  
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啟寡而

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故民有恥而且敬大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  
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撤於堂其流至乎士  
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  
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  
國異政家殊俗者歟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  
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  
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  
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菽褐  
不完嗟歎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利而以財力相君雖  
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  
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縣法  
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者越粵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迺用范蠡計然計

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見矣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

取如珠玉財幣歆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  
號稱五霸范蠡既雪刷會稽之恥范蠡乃喟然而嘆曰  
計然之策七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以施於國吾欲  
用施之家乃迺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間三致千金



而再分散散分與貧交友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鉅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發貯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亢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

益彰者乎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予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  
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  
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  
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

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  
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  
以取予彊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  
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鑄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

烏氏倮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

什倍其償與之予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馬秦始皇帝令

保蠲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史記連下文  
漢書另起

巴蜀寡

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

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為貞

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下文接秦漢之制  
列侯封君食租稅

夫保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

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

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  
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  
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  
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  
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  
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楚僊僊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  
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  
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  
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慎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鞮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  
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  
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

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  
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  
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  
鮮真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  
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  
論地重難動揺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  
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地小人衆偷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  
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

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  
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剝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  
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  
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渙三人招致天下之  
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

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望望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

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  
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  
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  
無饑饉之患以故昔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  
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

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  
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

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自漢興海內至此漢書  
間用其語於地理志中

由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  
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  
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  
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

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使并魚借交報仇篡逐幽隱  
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  
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  
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  
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  
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  
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  
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

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  
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  
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求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

下文接前為  
策女懷清室

秦漢之制列侯封者君食租

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即二  
十萬而更徭縣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

曰陸地牧馬二百蹄號牛蹄角千號角千足羊澤中千  
足號水居千石魚陂波山居千章之材荻安邑千樹棗  
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已南河濟  
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泰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庖醬  
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連下文諺曰以貧求富然是富  
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  
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



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  
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  
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  
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諺曰夫用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干釀醢醬干圻醬漿干飢儋屠牛羊彘干皮  
販穀糴糴干鍾薪橐干車船長干丈木干章竹竿萬个  
其輶車百乘牛車干輶兩木器繫漆者干枚銅器干鈞  
素木鐵器若卮觥干石馬蹄躑躑干牛干足羊彘干  
雙僮童手指干筋角丹沙干斤其帛絮細布干鈞文采  
干匹揭荅布皮革干石漆漆干大斗藥麴鹽豉干飮合  
鮑鮑干斤鰕干石鮑干鈞棗栗干石者三之狐鼯貂裘  
干皮羔羊裘干石旃席干具佗它果菜采干鍾種子貸

金錢千貫節畧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倪維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隘薄吾聞汶嶠山之下沃野塋下有蹲踞鵠至死不饑民工於作布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憲即鐵山鼓鑄運籌策

箕賈傾滇蜀之民富至僮童千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魑結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  
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入強力  
石氏訾次如宜親信厚資遣之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  
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餘貸郡  
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瘡於織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史文連下漢書另起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弟約俛頻有拾仰卽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

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  
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無刁言  
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間既哀至成哀間臨

苗姓偉譽五千萬

史文連下  
漢書另起

周人既織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  
至洛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用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十  
千萬師史既哀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嘗

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之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所約非田畜所出生弗  
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桃以已致馬千匹

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侯邑  
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予唯無母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母鹽氏  
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氏盡諸  
田田嗇牆田闡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鉅萬前  
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犇  
網平陵如氏並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



為天下高譽獎嘉五十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  
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  
其章章尤異著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  
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以貸略自行取重於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

勝故秦陽以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甲一州掘冢好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翁伯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傾縣邑張氏以賣漿醬小業也而張氏千萬踰後質氏以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簡微耳濁氏而連騎張里以馬醫淺方張里而擊鍾鍾皆越法矣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然常循守事業積  
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閭公擅山川  
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  
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

班馬異同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三十四

宋 倪思 編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  
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  
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  
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  
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  
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  
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

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  
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曰今者臣從東方來  
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  
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  
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  
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戚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褊裼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  
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  
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  
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

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  
葬之以壙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  
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  
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  
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  
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

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減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  
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  
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  
易為漆耳願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

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班馬異同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三十五

宋 倪思 編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



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  
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  
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  
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  
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  
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  
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  
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  
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  
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  
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  
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

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罪不受也見人不正雖

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為喜去不為恨  
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  
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實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  
以法為機求利逞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  
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  
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  
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  
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

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

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  
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  
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小  
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  
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

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



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茫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

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  
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  
萬物之始也夫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  
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  
異也久之來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  
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班馬異同卷三十五